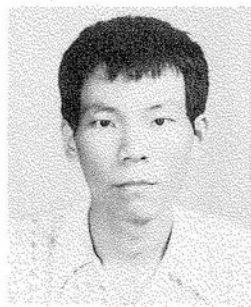


路與鞋

散文佳作 雷台有



雷台有

民國45年12月8日

安徽省太湖縣

國立中興大學台中夜間

部外文系一年級肄業

經歷／

鐵工、製鞋工人

現職／

學生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「向陽協會」、「寄語」、

「除夕一夜的冷雨」、「過

客」，各篇散見報刊、雜

誌文藝版。

這批一色六雙全黑的紋皮高級靴，經過我細心琢磨之後，光鑑如鏡的鞋頭，不僅可以倒映出我額際的汗滴，細緻柔韌的皮革，也已隱隱蘊閃著晶潔的光澤，而「桃園牌」純正黃牛皮底曾經蠟染的底緣，更已光滑如凝脂般地微微透著黑亮了……。

但我仍在一遍遍修飾著，一遍遍檢審著，像一名藝術工作者，在即將完成的作品前，惟怕輕忽的遺漏會留下瑕疵，而以最多的心思作最後的投入，我的心情充滿了細膩與虔誠的專注……。

牆上古舊的掛鐘敲過了四響，我才意識到時間已進入倒數的尾聲。站起身來，我伸舒酸疼的腰，習慣性的面對左手邊的落地長鏡，活動一下坐久的筋骨。斑蝕的鏡裏，回我以模糊的身影，我不覺想起這面鏡，彈指間竟已照我十年。只是十年前，這方明鏡初懸時，回我的是青春的顧影；十年後的今天，同樣的鏡前同樣的我，歲月卻已不再如舊，時光雨落成斑漬叢積的鏡面裏，不僅再也照不見我年少紅顏明眸的映影，我已湧現出幾許深深的皺紋了。

我怔怔望了一會兒，煙雲一籠的灰濛處，我不覺觸動青春不再的感懷。但細細深想，卻又覺得成長的刻痕，歲月的疊影，似又不同於鏡照的那般單純，只合於面鏡的俄頃，慨然於額頭憑添了皺海，鏡底已失了紅顏……。它似乎應如開麥拉的鏡頭，所曾攝留在我生命底片上的過程，一張張一卷卷，無非是記憶的珍藏，且不論是黑白或是綜藝的七彩，我但要回顧，便能重映那一串動心的畫面在我憶中的銀幕上，永永遠遠存在著最充實的慰藉！

這樣想著，我的目光便又落回這批高級靴上，很顯然地，我的十年就是每一雙鞋串連而來的過程，一步步走到現在，它們就是我的腳步，踏在我生命的路上，總也留下深深的鞋印……。

我彎下身來，將完成的這批高級靴陳列到架上，每一隻入手的觸覺，都帶有些微的震顫，每一眼最後的凝望，也都使我玩味良久。對我而言，它們確有極深刻的意義的。因為在這一剎前，它們的前身不過一塊牛皮與方底，卻在我的一雙手下，以剪裁以刀削以針車以錘修，由平面而立體塑成它們而今的鞋型，更以細膩的心與高度的巧，為它們除去一切先天或後天的瑕疵，使它們不僅美觀而高貴，且從此能擔起它們身為鞋的責任，任勞任怨於千里的長路。這製作的過程，既有我汗水與心血的鋪呈，當完成時，自可比是我生命的結晶，像童話故事裏的老木匠手塑的小木偶在他心中所佔的地位一般，它們在我心中也佔了極重的份量。況且，從許多年製鞋的經驗上

，我懂得自己生命的過程，無非也是製鞋的一般模式，需要剪裁也需要塑造，需要錘修也需要細膩的處理。因此，我對每一雙鞋的付出，已不僅僅是汗水與心血，這其中其實也包含了我內在生命的縮影。

也許十年歲月是可數的，但我曾製造出多少鞋卻是不可數的，而這不可數的鞋中，究竟有多少心血的託付，就更無從算起了，因此，疊積我生命的過往，總有一懷豐盛的收穫，令我自覺慰忱。尤其望著手邊的鞋，我不免要回溯至我初為學徒時，流過血也流過卑屈的淚的記憶裏，似乎就是我毛蟲的過程，也是我繭化的過程了。那時每天清早七點半上工，一進店門便是夜晚九點的另一程歸途，沒有假日沒有薪資，日子惟以鞋店為圓心，我是圓內不斷以弧形軌跡移動的點，不能脫軌也不能逸出圓外，我是忙碌的。而銳剪與利刃，長釘與鐵錘，我不僅忙於試鍊它們，我且也被它們試鍊，只是相互的試鍊下，總是我的汗滴與血痕渲染著它們的堅體，然後重印於每一雙鞋上。但真苦的並不是這些，真苦的是整顆心的不落實。因為老板慣愛唸叨的一句話：「你不學可以回去啊！」常以箭的穿刺透心而過，使我難以忍受。為此我常負氣而回，也為此常受爸媽的百般責備。我是無能辯解的，且事實上我也清楚，爸媽苦口婆心勸我好好學門手藝，無非是怕我一個身有殘疾的人，若無一技在身，我的後半生必然無所指望。因此，到末了，爸媽總為此低聲下氣的向老板求情，我也每每被逼流著屈辱的淚回到店裏，繼續學徒的生涯……。

呵，那確是我灰色的少年時代啊，黑白的舊片裏未嘗有過歡顏。但如今回想起來，我從困頓中學得堅強，又從屈辱中昇華了淚水為遠眺的明眸，望向生命的來往，每一過程真實的塑造與攀爬，它確也是我生命中最多收穫的年代呢。

我學了兩年，便對製鞋有了起碼的概念。三年之後，我成為全能的師傅，從打樣到成品，都由我獨力製作。學徒的卑賤至此完全改觀，一則老板上了年歲，已不復眼力和腕力，再者，我的獨立作業也不是平常師傅的能耐，因此，老板一家奉我為上賓，極盡關懷愛護之忱，以厚情鎖我，使我始終不忍背離……。

一晃眼，十年就這樣走過，我在製鞋上投入的心血，不免使我眷惜每一雙鞋所涵示的意義，也由於在製鞋的過程中成長，更讓我無法淡漠曾經走過的腳步。偶爾平鋪十年過程，從老式的大頭鞋，到中段流行的日本鞋型，到後來高級的尖頭鞋，再到如今的義大利鞋型，漸走漸高級也更精緻的趨勢，亦將我帶上了細膩的剪裁與高度的技巧，即使說來還談不上出類拔萃，我卻已能自傲於自己的一雙手，確也是經過一番塑造與錘煉而來的。

我是愛惜這得之不易的才能的，我也真真重視自己所曾付出的心血與努力。若有一天，當我

走到生命的遠處，回首眺望前塵舊往，相信只要從一雙鞋上，我就可以追溯到我年輕的歲月裏，真實的過程必是一雙厚實的鞋底走過的那種人生。

是的，若有一天我回頭。但如今我卻必須走離這條道路，去嚐試走另一條未卜的學問之路。四年前，它從我製鞋的生涯中分枝出來，四年後的今天，它成爲我生命世界的主流，亟須我全心全意的投入。

也許我只能說：生命的現象是單純的，但生命的世界卻很複雜。許多年前，當我以製鞋的長才自許已破繭成蝶，忙碌於物質的豐收時，我曾以爲那就是生活。但隨著生命的生長，卻漸漸發覺我貧乏的學識，竟使我精神的世界始終停留在庸俗的境地，無法攀升，我爲此開始有了疑慮和不安。尤其日常所接觸的那些人，大都是在精神空虛的歲月裏銷磨去了青春，到頭來只落得語言乏味，一身儉俗，我便深怕自己以此而往，等有一天清純也褪色的時候，我也同流於庸俗之地了。於是我真心的要求自己，不要永遠停留在精神世界的蛹繭裏，不得蛻化，任生命的高遠境界隔於生活之外，無從體認人生之美的真實內涵。

沒有什麼能帶給我信仰，我惟知高深的學識恆爲內在氣質的幻化，可以使我生命境界提昇至一定的層次，不再卑瑣於世俗的生活。因此，四年前，我進了夜校，立志向學。

三年夜校高中，日裏我以汗水沐身，夜裏我以書本滌心，常是早上一出門，便是夜深時的歸來，極盡忙碌奔波之苦。父親爲此說我住家像住旅館，母親也總當我是遊子，甚少見我有過空閒的時候，可以坐在家中一享天倫。但我除了略懷對父母不能盡心侍養的遺憾外，我並不曾後悔，因爲這份理想是無數次勘悟後的抉擇，即使行路難，我也甘願豁出賭的豪情，去充實我生命的內裏。

我永遠記得初進夜校高中，自認虛長幾歲的年紀竟也還算年輕時，那種刺激是令我刻骨難忘的；而面對那些服過兵役，再從國中到高中，一路讀上來的同學持之以恆的毅力和信心，尤讓我由衷的驚讚過。他們都是曾經滄海的人，夜夜以一臉倦容迎輝煌的燈火，卻是一般的虔誠，所謂有深刻意義的事，莫過於如是了。初時我本抱著好玩的心情，末嘗有過真心的打算，但受了這些同學的感召，我終也被同化於辛勤灌漑自己心園的努力中，潛心向學。許多時候，我們對未來是充滿信心的，但有時當我們真的倦累了，我們也會變得沉澱而無再向上攀爬的勇氣。只是高低潮的心境裏，我們恆有一句名言支撐著我們的意志，那是我們的校長，一位成功的教育家所贈予我們的座右銘「不經一番寒澈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」。這句話，使我們自覺有別於溫室的花朵，就必須靠自己的脊柱撐起自己的胸膛；也使我们悟得既非簷蔭下的寵兒，我們就必須頂起自己的天

空，在風雨中靠自己走步……。

在這樣多志同道合的同學相互的激勵下，這樣多熱心的師長心血的栽培下，很可幸地，我們竟也有四位同學一舉考上大學，兩位上了東海的日校，一位女同學上了台大夜間部，而我，也僥倖的進了夜中興。

夜中興的生涯有甚於過去的忙碌，一則身在文學院，必須博覽，已不同於昔時純爲考試而讀；再者，製鞋的式樣也不斷推陳出新，更令我窮於應付。如此一年下來，我忙碌與熬夜透支著精力，使我原已瘦弱的身體，竟像一口欲竭的井，不再能支持我以源源不絕的新泉。尤其即將進入暑假前，暈旋與眼黑的現象，以及體能的衰退，在在警告著我已掏空的精力，正瀕於崩潰的邊緣，我是不該再這樣苦撐下去了……。

我是不該再這樣苦撐下去了。然而，一進入假期，更糟的現象是我原有的忙碌未改，卻又常常終宵無眠，使生活的步調至此完全失去控制，淪落在惡性循環的病態生活裏，健康倍受摧殘，精神也呈現了消極與頹靡不振的副作用，無能自拔。

好久以來，每對鏡照我憔悴瘦損的容顏，我每多一分震撼，因爲我無血色的臉莫說青春早失，甚也被一層蠟黃的黯色覆我以枯槁的形容，使我冷自骨髓的顫意，總深裹著我的毛細孔，一想到生命的枯萎在我少壯之年，就不覺全身泛寒，衷心不甘！

但我何去何從？我何去何從呢？老大的年歲告訴我，我應該到了創業的時候；然而好不容易擠入了窄門，學問的堂奧必將爲我所窺的憧憬正已展開，我又怎麼甘心放棄？於是，無數的失眠夜裏，我迷惘也掙扎也痛苦著魚與熊掌的不可得兼。而多半時候，當我想及入大學的那年秋天，我白髮父親病逝，那時我心境的悲涼，一則以事業未創，再者以學業困我，我曾多麼自責無可告慰父親在天之靈，我便想放棄學業。但一觸起許多年前的感悟，我卻又怕一旦失了學業，落入生死的塵埃，終不免淪於傴僂之地，我便又不甘心庸碌的一生。爲此我很難驟下決定，惟有在思慮的煎熬下，飽嚙著再抉擇的迷亂心情！

然而，我整理著曾經的過去，眺望著未知的未來，卻漸漸感悟出，在我思想的深處，我依然寧求生命的高瞻遠矚，也不願庸守一生的卑微。因爲我的半生歲月，身體的殘缺，家境的清貧，乃至我學藝的過程，求學的道路，恆不是輕易的揚帆而來，而都是橫舟以渡。我但願這一生有所爲而爲，不白白負我人生一場，我就必須秉此精神，向我生命的高峯攀爬。且我一直堅信，能成大功立大業的人，必以大學問爲基礎，也必以大學問爲機會的叨門者。我若是以小小成就爲滿足，我便將被無形的障礙所侷困，永遠超越不了自己，更遑論生命境界的塑造了……。

我如此深慮過後，便決心以充實自己如淵的學識爲要務，作完全的投入。我取得母親的諒解，也取得老板的支持，因此，在這段最後的假期裏，我便以這六雙高級靴，結束我十年如一日的製鞋生涯。

只是，臨到此一刻我就要走了，我久久不能釋手的心情，卻變得極端的複雜。也許十年不是等閒過的歲月裏，有太多心血的託付，使我無法淡漠個中的深意；也許對此去的路程，必不免一番艱難的跋涉，我也多少有些徬徨。但當時鐘終於敲過了五響，我卻毫不猶豫的走出店門，因我知道，我永不畏縮的腳步會給我依靠，我一顆勇於逆往的心，也會給我祝福。況且我是多麼相信，十年製鞋的歷練，不僅是我生命中最堅實的一段路程，我並悟得，向我生命高遠處大踏步的出發，我應也有一雙鞋獨走千里的豪情如是！